

05.09



伊盟革命斗争史料

第八辑

中共伊盟盟委

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伊盟革命斗争史料

(第八集)

中共伊盟盟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峥嵘岁月 艰难历程·····	包景文 (1)
桃力民的兴衰·····	马步萧 (10)
桃力民游击队·····	张增明 (38)
伊盟革命史大事年表 (之二) ·····	周怀英 (49)
伊盟的三查整党整军运动·····	马国强 贺喜格图 (89)
赵诚·····	赵宏刚 (94)
李振华·····	赵宏刚 (102)
任其久·····	杜存义 (113)
白英事略·····	史银堂 (118)
沙王 (中) ·····	王庆富 (133)
周仁山在鄂旗的统战工作·····	郝崇理 (141)
创办蒙汉小学·····	张子直 (144)
准格尔旗的抗垦斗争·····	马步萧 (153)
陈长捷到伊盟放垦·····	李志高 (171)
伊东伊西工委分设时间考·····	周怀英 (174)
关于西乌部队起义时间的商榷·····	何知文 (178)

峥嵘岁月 艰难历程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四十周年

包景文

三十九年前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宣告成立。这个历史性的事件，是在全国各解放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前夕发生的。这时，内蒙古解放区经过一年多的自治运动，广大的蒙汉各族人民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形成了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就在这战火纷飞的时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王爷庙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内蒙古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工人、农牧民、革命军人、妇女、青年及相当数量的上层人士和喇嘛代表在内的各盟旗、各民族的三百九十二名代表聚集一堂，共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大业，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从此，我们的内蒙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永远结束了多年来的军事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真正实现了民族的团结、平等，成立了内蒙古东西部统一的自治区。当时我有幸作为外省四旗（前郭尔罗斯、后郭尔罗斯、杜尔伯特、依克明安旗）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这次盛大的会议。抚今追昔，感到无比的欣慰、兴奋和自豪，从而使我永生难忘。正当全区各族人民为完成“七五”计划第一年的光荣任务，以出色的成绩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想起这件往事，不

由得想说几句话。同时，由于这一段历史，很多人已经淡忘，更多的人还不知其内情，为此，我愿就个人记忆所及，笔录当时的一些史实，以个人的片断回忆，来表示自己的纪念之意。

—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告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自此，内蒙古草原上弱小的蒙古民族从被奴役、受屈辱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又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了猖狂进攻。同时，兵分两路，向内蒙古解放区进犯，拚命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烧杀掠夺，害得民不聊生。张家口、集宁、赤峰、通辽相继失守。战火向内蒙地区的纵深发展，敌人控制了广大的地区和交通干线。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驻张家口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筹备会及其负责人乌兰夫、奎璧、王铎、王再天等同志转移到贝子庙（锡林浩特）。暂时丢些地盘，受点损失，在战争年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对革命者来说并不可怕。但反映到我们地区，有些人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客观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因而丧失了信心，产生了动摇情绪。西部地区的多伦、正蓝、东西苏等旗的王公贵族和反动上层率部投敌；东部地区也有一些地方武装向南逃跑，投靠了国民党军队。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最后撤退到仅有几百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而且三面临敌，重兵压境，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我们为了争取时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又主动放弃了贝子庙，向北转移到代喇嘛庙一带继续坚持斗争。

从一九四六年秋季开始，全国的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内蒙古地区的形势也比以前好起来了。全国各地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解放了广大的地区，内蒙古地区也收复了一些失地，解

放了一些草原。接着，我军挥戈南下，捷报频传，形势发展如风卷残云，胜利在望。在这些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斗中，我内蒙古骑兵部队，一部分驰骋在锡察草原，一部分活动在热辽前线。其中骑兵一、二师，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在辽西部队的配合下，在舍伯图打了一个胜仗，首战告捷，击溃了苏和巴雅尔、包善一两股土匪，余敌溃逃。我主力部队乘胜追击，在哈拉乌苏一带全部歼灭了这些土匪武装。一九四七年春进军通辽，国民党十八师一触即溃，被我军消灭，通辽解放了。接着，我军两面堵截，追击溃逃之敌，经两天一夜的苦战，又歼敌一部，残敌向沈阳逃跑，至此，科尔沁草原全境解放。而内蒙古骑兵十一师、十六师则与华北兄弟部队配合，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歼灭了大批的敌人，解放了多伦、商都、张北等地，使敌人惊慌失措，锐气顿挫。整个内蒙古的形势越来越好，六个盟（呼、纳、兴、哲、锡、察）相继解放，连成了一片。总观战局，我军驰骋疆场，屡建战功，战果辉煌。而敌人前景黯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接着战线向南转移，我们这里已成了后方基地。回忆这段战斗历程，深感胜利来之不易。无数的先烈，为了内蒙古的解放，在战斗中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英勇杀敌，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为内蒙古的解放谱写了不朽的篇章，我们应当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纪念他们。

二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在承德召开了内蒙古东西部地区都派有代表参加的会议，又称“四·三”会议。会议由乌兰夫同志主持，着重研究讨论了东西部合并、统一等重大问题，宣告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上还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的决定。这次大会开得好，开得很成功的。团结了各族、各方面的力量，推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和各项工作的向

前发展。一九四七年初，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负责人乌兰夫、奎璧、王铎、王再天、吉雅太、克力更等同志，迁到王爷庙地区开展工作，为进一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做好准备工作。

虽然有了统一的自治运动指挥中心，但民族内部的矛盾，民族分裂活动并没有由此终止。内蒙古民族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在西部地区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一小撮反动势力，勾结国民党，在定远营（巴音浩特）成立了“西蒙古自治政府”。东部地区也有一小撮反动的民族上层人物搞起什么“合法斗争”，提出了民族“自治自决”的口号。他们是一伙日伪蒙疆的残渣余孽，是王公、贵族中最反动、最腐朽的代表，是与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九四六年二月以蒙奸玛尼巴达拉为首，组织“请愿团”，向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熊式辉提出所谓“东蒙古自治政府”的合法权利问题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又企图飞赴重庆向蒋介石请愿。玛尼巴达拉在北平活动过程中，还与国民党军统特务马汉山接头，并认贼作父，充当了特务，成了蒙古民族的败类。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党领导下的民族自治运动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然而，蒙古民族的绝大多数，包括一些开明的上层人物在内，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这是内蒙古自治区能在全中国解放之前两年多胜利建成的可靠基础和根本保证。

三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王爷庙召开了内蒙古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各盟旗、各民族，包括工人、农牧民、革命军人、青年、妇女等各阶层的代表，还有一定数量的民族上层、王公、贵族及喇嘛代表参加了大会。吉林、黑龙江两省所属的四个蒙旗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大会。我当时正在长春前线参加外围战役。四月十

日接到通知，让我立即返回郭前旗。次日我便从农安县三盛公动身，路经我工作的深井子区，走了两天一夜，急急忙忙赶到郭前旗委，直到报到时，才知道是让我跟代表团去内蒙古，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们一行八人于四月十四日动身，四月十七日到达王爷庙。我们外省四旗合并组成一个代表团，民主选举高万宝扎布同志为代表团团长，并兼任代表团的党支部书记。四月二十日上午，高万宝扎布向我们传达了中共西满分局负责人张策同志的指示。他在谈了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和任务后说：“这次会议是我们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这次大会，要成立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事前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任务很光荣，要求外省四旗的代表都要积极参加会议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保证开好会议，完成会议各项任务”。

四月二十三日会议一开始，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的贺电以及中共中央东北局从哈尔滨发来的贺电，全体代表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同志出席会议并致了祝词。辽北省政府主席阎宝航同志代表辽吉省委、辽北省政府、辽北军区讲了话。并给代表们发了慰问袋（内装慰问品），这些贺电、贺信和贺词，都表示热烈祝贺这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预祝大会圆满成功，指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在少数民族地区召开的，任务很光荣，意义很深远，希望内蒙古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为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会听取和讨论了乌兰夫同志作的政治报告。乌兰夫同志在报告中阐述了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总结了内蒙古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展望了内蒙古的未来。他说：“内蒙古民族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这是斗争实践和历史的结论。谁要否认或违背这条基本的经验，谁就要犯错误或以失败告终”。

在这次大会上，围绕民族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主张实行区域自治，搞好各族人民之间的平等、团结，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而一些王公贵族、封建上层的代表人物却反对这些正确的主张。他们暗中活动，妄图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搞什么“民族自由”、“民族自决”。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人民武装；是要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是搞分裂、实行所谓“民族自决”，去重演历史的悲剧。通过大小会议的辩论，使许多工农牧代表、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觉悟过来了，并坚决地站到共产党这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张组织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在选举过程中，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我们和广大的工农牧代表，要选举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选举有一定的威望和群众基础的人；选举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人士。而一些王公、贵族、封建上层的代表人物，却借口要选举所谓“能人”和“有才者”，而企图安插旧职人员。一句话，就是要选举他们的代理人，来搞“加我之人，行我之政”的阴谋。选举结果，我们胜利了，又一次挫败了他们的阴谋。选出了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政权。

四

四月二十七日，大会秘书处通知外省四旗党员代表，夜间不准外出，说有集体活动。高万宝扎布、厚和、赵旭等我们七名党员，晚饭后就去内蒙古工委客厅，等了片刻，乌兰夫同志走过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忙走出门去迎接。乌兰夫同志和我们一一握手，笑着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我们都说不辛苦。接着他表扬了我们代表团党支部，说我们在大会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希望继续努力，作出新贡献，一定要把这次大会开好。然后，他向我们的领队

高万宝扎布同志说：“将来全国解放后，你们省里的少数民族地区也都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各族人民都要当家作主”。乌兰夫同志言谈举止平易近人，出语幽默，谈笑风生，我们大家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这件事现在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乌兰夫同志数十年如一日，急党之所急，忧人民之所忧，为内蒙古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日夜操劳，他在内蒙古工作的那些年代，走遍了所有的盟市，所有的角落，经受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考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就是离开内蒙古以后，也时时、事事关心着内蒙古的建设。因而，他理所当然地受到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五

历史上著名的“五一”庆祝大会，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举行的。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十个年头了，可是当年那番热烈的情景至今印象很深。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大会的规模之大，参加大会的人数之多，在当地来说都是空前的。一大早，男女老少，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涌向会场。数百里以外的扎兰屯、音德尔、索伦，以及白城子、泰东、锁费等地的兄弟民族也派人前来参加大会。大家只有一个心情，就是共同庆祝国内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诞生。大会开始，鸣炮祝兴，实弹射击，震天动地，接着宣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乌兰夫同志亲手将一面红底上镶有斧头和套马杆子的，象征工农牧联盟、人民当家作主的旗帜，高高升起。然后，乌兰夫、博彦满都、哈丰阿等当选的领导人员就位，并先后讲话。这时，参加大会的各族人民群众，按捺不住狂喜的心情，高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整个会场沸腾了，整个城市沸腾了，口号声、歌声震荡着兴安岭的山川河谷。同时，在郊外也举行了盛大的富有民族形式的联欢大会。内蒙古歌舞团的数

万群众演出了精采的文艺节目。还举行了蒙古族传统的赛马、摔跤、射箭等文体活动。

六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领导全区各族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用最大的人力、物力支援了前线。全力以赴参加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内蒙古骑兵一、二师，在辽西地区，多次袭击北宁路，截击增援之敌，配合东北主力部队解放了赤峰、朝阳等地。同时，内蒙古骑兵十一、十六师，在锡察作战，前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重点进攻，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了广大的地区，收复了大片失地，从此，我军越出了区外，在外线作战。在此期间，我骑兵部队配合东北主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随后，挥戈南下，乘胜前进，向西入关，又参加了著名的平津战役。接着，又大踏步向绥远进军，参加了绥远战役。终于迎来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从而结束了历史造成的动乱、分裂的局面，为建设团结、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内蒙古地区曾经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为解放全中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的每一块草原，每一座村庄，都浸透了革命志士的鲜血，每一道山川，每一条河谷，都能听到悲壮的传说。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纵观内蒙古四十年的变化，我深切地感到，党的民族政策无比英明正确，它已经深入到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心中。五十年代，我们内蒙古曾经有过光荣的称号，被称为模范自治区。总的看来，内蒙古的进步、前进以及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但也有过失误。在那些“左”的年代里，特别是十年内乱中，党的民族政策受到了极大的歪曲和破坏，使我区的民族团结和建设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然

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得到恢复，广大的城市和农村、牧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蒙古又出现了欣欣向荣，喜气洋洋的美好景象。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到处充满了活力，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可以说，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现在又进入了第二个新的黄金时期。作为一名在这里工作、战斗和生活了四十年的老战士、老党员，我认为内蒙古美好幸福的今天，是最值得珍惜和热爱的。我坚定地相信，有党的英明领导，有全区各族人民亲密无间的团结，我们内蒙古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被建设成为文明、富裕和繁荣昌盛的自治区，从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大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桃力民的兴衰

马 步 萧

一、桃力民地区的形成

桃力民与桃力民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桃力民是鄂托克旗早稍乡的一个自然村，桃力民地区是指桃力民村周围的一大片地方，即桃力民一带。所谓桃力民地区，起初并非实体，而是习惯上的称谓，没有严格的行政区划，没有实质性的地方政权，直到抗战后期，才有了实体。人们习惯上把桃力民地区称为桃力民。

桃力民地区原是鄂托克旗、杭锦旗的牧地，由于以下原因，渐渐成为农区。

1、庚子赔款

一九〇〇年，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伊盟人民也燃起反帝怒火，烧毁洋教堂，杀死洋教士，“上打洋人下打官”。后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义和团失败。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清政府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伊盟人民除负担全国性的赔款外，还要负担地方性的赔教款，死一个洋人，赔银十万两，死一个“二洋人”（教徒），赔银一万两（达拉特旗370000两，鄂托克旗84000两，乌审旗45500两，准格尔旗27000两，扎萨克旗14000两），各旗除缴纳白银外，不足部分

以牲畜、土地作抵。桃力民地区不是赔教地，但与赔教造成的经济困难及不良开端有关。

2、移民实边

“庚子赔款”以后，清政府财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定实行以练兵筹饷为主要内容的新政。对于蒙地，清政府把移民实边、开垦蒙荒、收刮押荒银，作为新政的第一要务。伊盟的王公，为了上取清廷之宠，下获地利之肥，便大肆放垦，这样，大批的牧场便转为农田。

3、划地抵债

蒙旗王公挥霍无度，加之清廷卖官鬻爵，王公们为了加官进爵，便大量捐输驼马、银两，又兼边商的巧取豪夺，致使蒙旗债台高筑，无力偿还，只好沿袭前例，卖地抵债。卖地，又不精确丈量，鞭梢一指，一大片土地便划了出去。

4、专用地出租

伊盟的召庙星罗棋布，遍地都是，每座召庙都有指定的膳召地，原规定不准开荒种地，但是，当喇嘛们的生活有了困难时，便利用和上层的亲密关系，多方奔走，王爷一点头，他们就招来佃户耕种，坐地收租。一庙破例，千庙效尤，天长日久，佃户便成了固定的农业户。

还有户口地。蒙族人家都有户口地，有权自由支配，可以招佃户，也可以完全租给汉民，坐收股子。内地的汉民生活无着，大量地“走西口”，这就导致了农户的介入。

5、临时户变成长期户

内地的各种匠人进入蒙地做工，由于蒙地的需要，或者与蒙旗

搞好了关系，便长期住下来。还有一部分内地的农户，以跑青牛犊的形式进入蒙旗种地，春来秋回，时间长了，嫌此不便，有的便定居下来。

6、驿站地放垦

清廷在伊盟设有六个驿站地，传递上下间的文函。清廷不拨给活动经费，只划拨一定数量的草地，供站丁养牧。驿站的费用由站丁支付，入不敷出，驿站便将牧场租赁给内地的农户耕种，以解决经费之不足。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桃力民一带的农户便渐渐密集起来。然而，直接向蒙旗承租者，并不多，以鄂托克旗所属的那一部分土地而论，直接向鄂托克旗承租者只有七户，这七户就是最初租地的大地主。他们向鄂托克旗承租下土地后，分散给各花户耕种，或每年收租，或出卖，而他们每年向鄂托克旗交纳的蒙租，则为数甚少。现将这七家地户租地的情况记述如下：

1、早在清末民初，神木的大边商王四驴和榆林的大边商李仲卿，就在桃力民一带行商设点，久而久之，他们便和鄂托克旗的王爷葛拉僧儒勒玛旺吉拉札木苏有了交往。后来，葛王常去榆林、神木等地游玩，每次都带着子女、亲信、随从等二十多人。到了神木，就住在王四驴家，到了榆林，就住在李仲卿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有时长达二、三个月，食宿、牲口的草料以及一些花销，都由王李二人支付。年复一年，一算帐，葛王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无法用现金支付，只好割地抵债。一九二〇年，王四驴从鄂托克旗要去了干海子、新井壕、沙竹湾、五眼井、昌汗吉林、讨壕曼等村子，占地二十方里。一九二四年，王四驴又从鄂托克旗要去了木花稍、郭家渠等村，长约三十华里，宽约八华里，讲定租种十五年，以此抵债。同年，由王财招来八十多户耕种。同年秋和一九二五年春天，鄂托克旗的蒙人不满葛王放地，闹起“独贵龙”，与外来的

地户械斗过两次，经准格尔旗派兵调解，“独贵龙”才罢休，这些地户才安居下来。这八十家地户，统计起来，大概有李伢子、吴太山、孙甲浪、阎大毛、乔四、段圪虫、越兆仁、张交其、冯根喜、方五、王洪栋等大小人口六百多人。这个地方，不仅蒙汉间有矛盾，花户与大地主间也有矛盾。一九二三年，昌汗吉林各花户反对王四驴整个承租，与王四驴争讼，嗣后，由伊盟盟长派人调解，由鄂托克旗与王四驴解约，所有原租地仍归各花户耕种，但取消永租契约，改为年限地，十五年后，由旗府收回另放。从此，桃力民地区的七大地户遂减为六户。

2、一九二五年，鄂托克旗边商李仲卿（榆林双山堡人，商号叫万元成）来讨帐，要去了一千多方里的土地，包括高劳加汗、桃力民、乌兰素、乌素加汗、姜家村、榆林梁、老爷庙、一眼井、波浪忽图、五库哈达等村。增加七百户，人口四千七百多人。

3、一九三一年，边客石望子（商号万盛魁，神木人）向鄂托克旗讨帐，要去了八十平方华里的土地，包括老图、土默乌素、曼赖铁索、深井、西桃塄、锡尼乌素、石泡井、百眼井等村，又增加二百户，一千四百多人。

4、山东蓬莱人郭永熙（起初开业于北平，后来也到鄂托克旗经商，其商号名叫天聚全）于一九二七年承租该旗白彦淖尔土地二千方里，转租各处移民耕种，所获地价甚巨。

5、一九二八年，榆林人郭三羊，租鄂旗野石哩土地一千方里，陆续开垦，也租给各花户耕种。

6、河北人王英高，在鄂旗设万义号买卖，经商最久，与该旗关系也最密切。该旗除其贷款与借贷，不下万余元，该旗当局无力还款，遂于一九二九年把康布尔庙附近土地约四百方里给了王英高，以抵债务，任其召户承种，旗下除收少许岁租外，一切概不过问。

7、神木人蒋庭栋，租鄂旗伊克乌素之土地二百多方里，一九

三〇年开垦。

以上七家承租的大地户，先后租鄂托克旗土地四、五千方里，这种地户，或者因为经商与该旗发生密切关系，或者是陕北各县的地主，咸有各种便利，所以能承租大块土地，转租耕种，从中渔利。这些大地户向蒙旗承租的时候，虽然出过巨额代价，但为数不过数千元以至数万元，但一经租妥，在契约上注明永远承租后，就成了永租地，他们再转租给各花户耕种，出租时，每顷地可收银二、三十元，此种款项不必交付蒙旗，所以，其结果等于是收买地价，倒手转买，类似清朝放垦时的押荒银。但是，押荒银六成五归公，三成五归蒙，而这种转租地价，却由这几家大地户独吞，因此收益极大。花户承租以后，大地户给予地约，从此，土地的使用权永远归花户所有，只是在半年的时候，每顷地缴纳三升粮食，交地主转给蒙旗，以充岁租。若遇年岁不好，每顷地则缴一、二升不等。不管交多交少，花户与鄂旗不直接发生关系，所有岁租都是由这些大地户转交。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由于放地，鄂托克旗的大康布尔、野石哩、昌汗敖包、伊克乌素、小湖、白彦淖、桃堦、哈达图、早稍等村，增加九百多户，七千多口人。

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二十六师又强迫鄂托克旗开放了八十多方里的土地，包括口井、乌兰吉林、大小母泥等村，增九百户，七千多人。

伊盟七旗，轮到扎萨克旗掌印的时候，各旗都要拨给扎萨克旗一部分掌印地，鄂托克旗王府就将乌块哈达以北，方圆二三十里的一块牧场，就是现在的扎萨梁，拨给扎旗放垦收租。

一九三〇年，鄂托克旗的东协理，把伊克乌素、野石哩、方外外梁等地，卖给了高存元、李红四、方外外，由这些大户放垦收租。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鄂旗的东官府，又把扎萨梁北面的